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1)03-0082-08

美国博士生流失率与淘汰制度分析

沈文钦¹ 赵世奎² 蔺亚琼³

(1.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093;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191;
3.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高流失率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一个显著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严格的淘汰制度。但流失和淘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的博士生淘汰率要远低于其流失率。淘汰制度仅是导致高流失率的一个因素,经济资助、制度与文化、个体因素等都是导致高流失率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社会对博士教育质量产生了广泛质疑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和完善博士生教育的淘汰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崇尚竞争、注重质量的博士生教育文化,以达到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美国; 博士生流失率; 淘汰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9.1 **文献标识码:** A

淘汰制度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博士教育的典型特色,近年来被国内学者屡屡提及,认为这是确保我国博士教育质量的灵丹妙药。但是,笔者以为,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博士教育淘汰制度的认识上,有两点需要加以注意:其一,淘汰率与流失率(Attri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流失包括主动流失和被动流失,而只有被动流失才能称为淘汰。一些专家提到美国的淘汰率在20%~30%,甚至40%,其实是流失率,而非淘汰率,真正在各考核环节被淘汰的学生比例并没有这么高;其二,高流失率也同样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困扰,许多专家认为这不仅给(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院系、以及学生个人和家庭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浪费了教师的时

间和心血,也令这些学生感到沮丧^[1]。更有专家将博士教育的高流失率问题称为“高等教育潜在危机”^[2]和“当前美国博士教育的核心问题”^[3]。

本文将首先分析美国博士生的流失率和淘汰状况,并澄清流失率和淘汰率的区别;其次从淘汰制度、经济资助、学制、个体因素等方面对美国博士生的高流失率进行解释;最后对中美两国的博士生淘汰制度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和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的博士生流失与淘汰状况

在研究博士生流失问题时,美国学者主要采用

收稿日期: 2011-05-03

作者简介: 沈文钦(1981—),男,广西北流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赵世奎(1974—),男,山东潍坊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

蔺亚琼(1984—),女,山西阳泉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2009年度青年专项课题(课题编号:CAD0904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AbJY07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编号:YWF1006047)

了三个衡量指标,分别是流失率(attrition rate)、完成率(completion rate)和持续率(Continuing Rate)。由于美国高校一般不硬性规定博士生必须在一定的年限内毕业,因此在计算流失率、完成率和持续率时一般统计的是某一个时间段(最常采用的是7年或10年)内的数据。因此所谓流失率,就是博士生在一定年限内(例如10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离开博士点的比例,相应地,完成率是博士生在一定年限内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持续率就是博士生在一定年限内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仍然在读的比例。

在研究博士生流失问题时,这三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有些研究仅收集了完成率的数据,或仅收集了流失率的数据。此外,对持续率的统计相对较少。所以在以下的分析当中,我们有时仅采用完成率或流失率的数据。

(一) 完成率、流失率、持续率的历史与现状

在美国,虽然博士教育的高流失率问题特别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引起了大批学者的关注,但由于统计流失率具有相当的难度,进行跨校数据的收集尤为困难,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高校的案例研究。并且,贝尔和霍沃思(Bair & Haworth)对1970年到1988年间有关博士生流失问题的118篇研究论文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大约有2/3是针对研究型I类大学的研究。内瑞德和米勒(Nerad M. & D. S. Mille)对伯克利大学1981~1983年注册入学博士生的统计结果表明,在经过11年之后,仅有60%的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不同学科来看,生物和物理科学博士生的完成率最高,达到了73%,其次是分别是工程(66%)、社会科学(53%)、专业学院(48%)和人文科学(44%)。^[4]

除了上述针对个别高校和个别学科流失率问题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研究试图对全美国的博士生流失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获得对博士生流失问题的通盘性认识。在这些尝试当中,首先要提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梅隆基金会主席的威廉·鲍文(William G. Bowen)和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的陆登廷(Neil L. Rudenstine)对美国10所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流失率和修业年限问题的研究。他们对美国10所研究型大学36000个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1972~1976年入学的博士生的总体完成率为56.6%;1967~1976年入学的博士生中,自然科学、经济和政治科学、人文科学的完成率分别为65%、

55%和50%。^[5]

2004年,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启动了“博士生完成率项目”,该研究项目对1992/1993至1994/1995年间在美国29所大学注册的12135名博士生的学业完成状况进行了统计,其中具有国别信息的博士生有9359名(其中本国学生6926名,留学生2433名)。该项目从完成率、流失率、持续率三个方面反映了美国博士生的流失状况。

首先,从完成率来看,美国国内学生在所有学科的完成率均低于60%,国际学生的完成率相对较高,但其最高的工程学科也仅有70%,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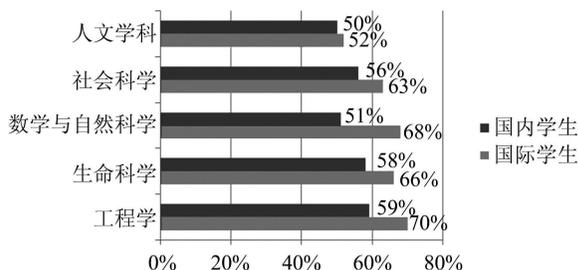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博士生完成率统计

数据来源:Cindy Nakatsu, Terry Plater, Pamela Schirmeister, Robert Sowell. Ph. D. Completion Project. CGS Summer Workshop. July 15, 2008

其次,从流失率来看,这些博士生流失主要集中在注册入学后的前三年,流失率分别达到了6%、14%和20%,10年累计流失率为31%,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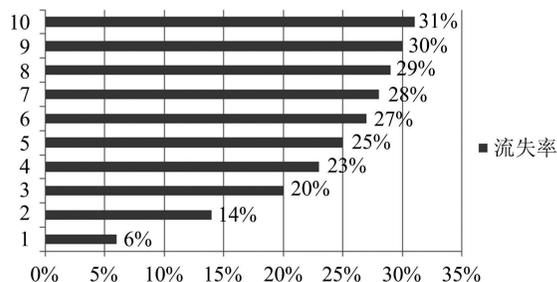


图2 美国博士生流失率统计

数据来源:Cindy Nakatsu, Terry Plater, Pamela Schirmeister, Robert Sowell. Ph. D. Completion Project. CGS Summer Workshop. July 15, 2008

第三,从持续率来看,工程学、生命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到注册第10年时仍分别有9.7%、10.9%、8.3%、17.2%和19%为在读博士生(即既没有毕业,也没有被淘汰),见表1。

表 1 美国博士生 10 年的累计持续率(%)

学科	注册年数(年)							
	3	4	5	6	7	8	9	10
工程学	72.7	59.9	41.3	26.5	17.4	12.8	10.9	9.7
生命科学	78.7	69.6	56.0	33.7	21.4	14.8	12.2	10.9
数学与自然科学	71.4	60.3	43.9	26.5	16.4	11.6	9.5	8.3
社会科学	76.7	68.5	57.5	45.5	34.6	27.0	20.9	17.2
人文学科	82.3	75.5	67.5	56.5	44.0	34.1	24.7	19.0

数据来源: Cindy Nakatsu, Terry Plater, Pamela Schirmeister, Robert Sowell. Ph. D. Completion Project. CGS Summer Workshop. July 15, 2008

(二) 流失率与淘汰率

流失和淘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流失对应的英文概念是 attrition, 而淘汰对应的英文是 keep out 或 weed out。对统计中流失的博士生而言,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被淘汰。第一, 有部分学生在注册的第一年也就是在资格考试之前就离开了, 其中一部分学生由于兴趣等原因放弃了读博的想法, 还有一部分学生觉得现在的博士点或导师与自己不匹配, 转学到了其他高校;^[7] 第二, 有一些学生本身就没有想获得博士学位, 他们注册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第三,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一些学生会转而攻读其他学科、学校的博士学位, 尽管他们统计在流失率中, 但他们很可能在其他学科、学校会获得博士学位。例如, 前面提到的内瑞德和米勒(Nerad M. & D. S. Mille, 1996) 对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发现, 尽管学生在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即前 1~3 年)之前流失率高达 25%, 但这些“流失”学生中大约 72%(占入学学生总数的 18%) 获得了硕士学位, 而在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后(即第 4~11 年)流失的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 10%。此外, 还有 5% 的学生继续在读, 以及部分流失的学生可能已经转而攻读其他学科、学校的博士学位。再如, 克里斯塔·海恩思(Krista N. Haynes) 对乔治亚大学 154 名没有完成博士学业的博士生进行了跟踪研究, 最终获得 46 人的有效信息。在回答“未完成学业的原因”时, 11(23.9%) 人选择“职业目标的改变”, 另有 11 人(23.9%) 选择“转学”, 而选择“劝退或辞退”的仅有 8 人(17.4%)。^[8] 同时, 一项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指出, 如果排除那些转换学科、学校、学院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生, 流失率大概可以降低 8~10 个百分点。^[9]

二、博士生流失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对博士生流失的原因进行解释,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找出流失的原因, 必须对流失的博士生进行调查, 但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在美国, 流失的博士生一般被称为“non completer”, 这些学生并不总是很容易接受自己未能完成学业的事实。2009 年, 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试图联系 26 位中途流失的学生, 希望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调查找到导致流失的因素, 最终联系上 12 位, 只有 2 位学生完成了调查, 而且所有学生均表示不愿意接受电话访谈。^[10] 下面, 笔者将结合已有的研究, 从淘汰制度、经济资助、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对美国博士生的高流失率进行解释。

(一) 淘汰制度: 预考、资格考试和年度审核

美国有些博士点在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之前还有预考(Preliminary examination)环节, 预考环节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博士生是否具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能力和水平, 那些不要求博士生在入学时具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点会更多采用这种制度。例如, 伯克利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 78% 的博士生在入学时只具有学士学位, 该系就同时有预考(Preliminary examination)和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两个环节。琳达·卡玛斯(Linda Kamas) 等人对 1981~1991 年间在伯克利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注册、但未获得博士学位便离开的 98 名人士进行了跟踪研究。研究发现, 因为没有通过预考而离开的有 24 人, 而因为没有通过资格考试离开的仅有 2 人, 见表 2。^[11]

表 2 伯克利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博士生退学的原因

(N= 97)

原因	主要原因或一个原因	主要原因
没有通过预考	24	11
课程太难或作业太多	18	5
G. P. A. 未达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	7	1
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2	1

数据来源: L. Kamas, C. Paxson, A. Wang, and R. Blau, "Ph.D. Student Attrition in the EECS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published paper, UC Berkeley, 1996

资格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博士生的学术资质进行考核,以决定其是否具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的潜质。美国博士生课程包括相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学科前沿的问题研究和方法论,通常要求学生完成 12~15 门课程,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理解能力,发展学生运用适当的原理和方法来认识、理解、评价和解释本专业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有争议问题的能力。博士生一般约需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修课任务,然后参加一次淘汰性的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方可成为博士候选人,进入撰写论文阶段。^[12]同时,对于和此前阶段就读专业不同的博士生,按照规定必须补修一些硕士课程。即使那些硕士和博士就读同一专业的学生,如果不同学校开设的课程区别很大,也往往需要补修一些课程。一般来说,如果学生连续两次没有通过资格考试,就会被淘汰。关于美国资格考试的淘汰率,目前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根据贾宝余的说法,美国综合考试的淘汰率为 5%~20%。^[13]当然,由于综合考试环节的淘汰率存在显著的学校差异和学科差异,因此具体到学校和学科层次的数据可能更加准确。通过综合考试之后,学生就获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身份,他们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就可获得博士学位,这些学生在美国通常被戏称为 ABD (All but Dissertation)。不过,即便是 ABD,仍然有部分最终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根据鲍文和陆登廷对 10 所美国研究型大学 1967~1971 年级和 1972~1976 年级两个博士生群体的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学科通过综合考试的博士生中有 90% 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而英语、历史和政治科学的相应比例只有 79%。^[14]

此外,年度审核也是博士生淘汰的重要环节。

根据笔者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某华裔教授的访谈,该系在录取博士生后,会对该生进行年度评估,以决定该生是否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还是仅攻读硕士学位。^[15]

事实证明,总的来说,美国的淘汰制度在维持学术质量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玛丽莎·安德森 (Melissa S. Anderson) 在 1989 年对美国若干所研究型大学中 4 个学科的 2000 名博士生发放了调查问卷,48% 的博士生认为“对学生的评估起到了淘汰 (weed out) 不合格学生的作用”。^[16]美国高校之所以能够在预考、资格考试等环节严格实行淘汰制度,与它们对学术声誉 (academic prestige) 的竞争关系甚大。对学术声誉的竞争迫使学校和院系严格把握质量标准,并通过综合考试等手段对不合格的博士生进行淘汰。博士培养质量决定大学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导师以及学校都希望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生,以便维持或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高度分化和高度竞争的体系,顶尖高校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学术声誉的竞争,学术声誉对于学校的招生、资金募集、项目申请和经费获得等方面都至关重要,而声誉“依赖于国内和国际上承认的多产的学术人才;吸引和保留这样的人才的能力依赖于提供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条件;有利的条件和人才导致多产的研究并使得这类高校成为吸引有才能的学生来此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地方”。^[17]在这套学术声誉竞争系统中,“高校——大学教师——研究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互惠互利的链条,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学术声誉的竞争构成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一大制度环境,对博士生的招生、资助经费、课程设置的学位标准都有很大影响,同样也是美国高校严格贯彻博士生淘汰制度的重要动因。

(二) 经济资助

经济资助是博士生完成学业的物质保障,获得经济资助机会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学科博士生流失率差异的重要因素。芭芭拉·洛维茨 (Barbara E. Lovitts) 对美国两所大学的 1982~1984 年间入学的 816 名研究生进行了调查研究 (其中 511 人完成学业,305 人未能完成学业)。她发现,完成学业者获得助研 (RA) 的比例是未完成学业者 (non-completer) 的三倍 (分别为 64% 与 21%)。完成学业者获得助教 (TA) 的比例是未完成学业者的差不多两倍 (分别为 85% 和 45%)。同时,未完成学业者

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的比例高达 25%，是完成学业者的 6 倍(4%)。^[18]

其次，自然科学通常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多的资助。自然科学的博士生获得全额资助以完成专门研究的比例更高，其生活津贴和奖学金的数额通常也较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所能获得的外部资助比较少，相应地，其博士生获得全额资助的也较少，往往通过担任助教或者本科生课程的讲师来获得资助。^[19]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版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年度报告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ED) 显示，2008 年，工程类博士生以担任助教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渠道的比例达到了 60% 以上，而人文科学、教育类博士生该比例仅分别为 10% 和 2%；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博士生主要依靠个人承担经济费用的比例下降到不足 5%，而教育和人文科学博士生该比例依然分别高达 60% 和 23%。^[20]

在人文科学领域，助教(TA)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学者指出，助教制度与人文科学博士生的高流失率有密切的关系。在芭芭拉·洛维茨的访谈中，一位教授提到：“降低流失率的一种途径是减少招生数……我们可以只录取前 50% 的学生，这样我们可能找到更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学生，流失率也会更小。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需要助教”。^[21]部分学科的导师依赖助教开展一些基础性和导入性课程，从而自己集中精力于更高级的专门性课程，这是他们的兴趣，也能促进其自身的学术进步。^[22]由于最优秀的学生获取全额奖学金，水平相对低的学生获得助教或没有资助，而他們也是最可能流失和惨遭淘汰的学生群体。承担助教工作的学生往往不是“最好的学生”，院系甚至希望这些“相对低质量”的学生完成助教工作之后离开校园。^[23]

(三) 研究范式

不同领域生产知识的社会组织形式差别很大，例如，从论文选题的角度来看，物理和生命科学学科博士生的研究往往是在实验室中由团队共同完成，论文的选题更可能是直接来自于导师的研究项目，他们更容易得到导师的直接指导和对研究进展的监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往往相对独立，并且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很难确保阶段性研究目标的按期实现。^[24]

一项对上世纪 60 年代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解释为何不同学科在不同阶段大量淘汰学生。以化学和法语系为例，二者学生培养的成本不同，对于实验室知识生产模式的化学学科而言，导师同研究生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导师负责申请课题与经费，负责实验设计，具体的实验由学生完成，研究成果由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导师为学生提供实验器材与场所，提供助研岗位与报酬，学生从中完成博士论文。^[25]对于化学系的教授而言，一个素质不过关的学生就是浪费他们宝贵的实验室资源和经费，因此学生淘汰发生得较早，集中在第一年或第二年，正是博士生培养的课程阶段。与此相对，法语系的研究生主要做助教而非助研，他们为本科生的语言学课程提供大量助教，从而可以减轻学系为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压力。法语系的研究多为个体研究，不需要导师为学生提供昂贵的实验室，而研究所需的图书馆资料也不需要导师和院系来承担。^[26]语言学科作为一门软学科，没有固定的边界与范式，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其课程层次和结构也不易有条理，进而难以通过课程分数淘汰学生，在学科知识特点和培养成本无须导师和院系承担的情况下，法语系往往到第三、第四年才淘汰学生。

(四) 学制与招生模式

美国博士生的高流失率与其学制设计和招生模式不无关系。在美国，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有三种模式和路径，分别为美国模式(American Model)、德国模式(German Model)和硕士后模式(M. A. First)模式。在美国模式中，后本科学位教育的一年级学生就已经被视为博士点(Ph. D. Program)的一员；在德国模式中，一个人获得博士候选人身份后，才会被视为博士生；在硕士后模式中，学生只有才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才能在博士点注册，这个模式在工程学、教育学等专门领域较为普遍。^[27]如上所述，在“美国模式”中，博士点并不要求注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具有硕士学位。因此，有些本科毕业生直接选择注册为博士生，此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如不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兴趣转移等)转读硕士学位，在计算博士生的流失率(attrition)或辍学率时，他们是计算在内的。这自然就导致了较高的流失率。

(五) 师生关系与院系文化

多数研究者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包括与导师和其他教员的关系)对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尽管这可能不是最重要(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学生对导师不满意、甚至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学生就很难从导师那里得到及时而准确的建议。良好的师生关系主要表现在能够彼此交流学习遇到的问题并提出高质量的建议、熟悉一名以上其他的教员并经常保持联系、彼此满意和信任、积极维护教师群体的声誉等方面。

对博士生有重大影响的招生、资助、课程要求、授予学位条件等相关政策一般都是由院系层面制定,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又必然会受到院系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因此,学生参与院系相关的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其他正式非正式会议的积极性和机会,以及学生对博士学习计划的满意度也是院系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会对博士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带来重要影响。

(六) 个体因素

戈尔德和克里斯(Golde & Chris M.)选取某中西部大学的地质、生物、历史和英语四个院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以便可以控制学校因素的影响,而准确描绘出不同院系之间的异同。他们发现流失的博士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学生对博士生教育的期望与学院的规范和要求存在冲突,一些学生自己并不具备成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或学者的能力和素质,感到博士学习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2、没有对从本科到研究生学习方式和内容的转变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形成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很难适应博士学习的节奏;3、研究计划的制定、研究经费的申请和论文的出版等方面都与导师有密切关系,一些学生和导师之间缺乏信任、互动,因而很难从导师那里得到这些支持;4、很多学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才认识到,教师等学术职业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因而不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职业;5、大部分人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在于从事学术职业,但他们发现就业前景并不容乐观,很多已经毕业的博士要经过一次或者多次博士后阶段的等待后,才可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学术岗位;6、由于难以和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感到孤独和焦虑。^[28]

海恩斯(Krista N. Haynes)对乔治亚大学154名没有完成博士学业的博士生进行了跟踪研究,最终获得46人的有效信息。在回答“未完成学业的原因”时,11(23.9%)人选择“职业目标的改变”,另有11人(23.9%)选择“转学”,8人(17.4%)选择“健康原因”,8人(17.4%)选择“家庭需要”,6人(13.1%)

选择“劝退或辞退”,2人选择“财政问题”(4.3%)。^[29]由此可见,职业目标转变、健康原因、家庭需要等个体因素都是博士生流失的重要原因,淘汰制度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

三、讨论

如上所述,流失(attrition)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淘汰(keep out)是有区别的。在美国博士点所流失的博士生当中,虽然确实有一部分博士生因为无法通过预考、综合考试或年度审核而被淘汰,或者因为觉得完成学业难度太大而主动选择离开的。但是,也有不少学生是因为兴趣转移、转学、健康因素或者觉得不需要博士学位等原因而主动退出的,严格来说,这些学生并不能归入被淘汰的行列,美国博士教育的淘汰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同时,尽管由于宽松的入学条件、严格的过程监控等方面的原因客观上造成了较高的流失率,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恰恰是这种层层筛选的过程,不仅为尽可能多的潜在研究者敞开了大门,也确保了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质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就已经认识到建立研究生淘汰制度的必要性。例如,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合理的淘汰制和优秀学生奖励制等教育教学制度,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提出“培养单位可规定学位论文有一定的一次答辩不通过率”。此外,从民意来看,马桂敏等人2004年对某高校160名导师的问卷调查表明,90.6%的导师认为应当推行博士生淘汰制。^[30]但是,直到近年来,一些博士培养单位才引入了博士生淘汰制度。目前对博士生的淘汰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方法来进行淘汰;另一种方式是“学制淘汰”,即对那些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的博士生予以淘汰。采取前一种方式的培养单位非常之少,根据我们的了解,仅有北京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采取了这一做法。采取第二种方式的高校比较多,例如,南开大学从2006年到2009年通过学制淘汰的方式淘汰了168名博士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对2002级的30名超过修读年限的博士生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华中科技大学最近也提出拟清退307名“超

学时”研究生(含硕士)。

客观来讲,对超最长学习年限研究生给予退学处理,显然并没有触及淘汰制的本质。如前所述,美国的博士生事实上是没有年限限制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生的修业年限超过10年。

最近十多年,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大国,但我国的博士培养质量尤其是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已经成为今后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目标。

我们认为,要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借鉴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博士生教育的退出机制和淘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崇尚竞争和注重质量的文化才能建立起来。并且,随着硕博连读生在招生中比重的增加,客观上为博士生退出机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受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淘汰过程中学生本人和导师可能会遇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阻力,要实施淘汰制,必须建立完善的博士生退出机制,同时制定比较完善的有关淘汰制度的政策法规,克服人情因素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 [28] Golde, Chris M.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in Doctoral Student Attrition: Lessons from Four Department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76(6): 669-700.
- [2] Barbara E. Lovitts and Cary Nelson. The hidden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Attrition from Ph. D. programs. Academe 86(6): 44-50.
- [3] Smallwood, S. Doctor dropout: High attrition from Ph.D programs is sucking away time, talent and money and breaking some hearts too.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4, 50(19), A10.
- [4] [9] Nerad, M. and D. S. Miller. Increasing Student Retention in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96, (92): 61-76.
- [5] William G. Bowen and Neil L. Rudenstine. In Pursuit of the Ph.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2.
- [6] Cindy Nakatsu, Terry Plater, Pamela Schirmeister, Robert Sowell. Ph. D. Completion Project. CGS Summer Workshop. July 15, 2008.
- [7] Golde, CM. Beginning graduate school: Explaining first year doctoral attrition.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998, (101): 55-64.
- [8] Krista N. Haynes. Reasons for Doctoral Attrition[EB/OL]. <http://www.uga.edu/gradschool/cgs/pdf/publications/Haynes.pdf>
- [10] Nancy Marcu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hD Completion Project Phase II. CGS Summer Workshop, July 2009.
- [11] L. Kamas, C. Paxson, A. Wang, and R. Blau. Ph.D. Student Attrition in the EECS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published paper, UC Berkeley, 1996.
- [12] 陈学飞. 传统与创新: 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4): 9-20.
- [13] 贾宝余. 资格考试: 美国确保博士生质量的关键环节来源[N]. 科学时报, 2007-05-08.
- [14] [27]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he path to the Ph. D: Measuring graduate attrition i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6: 23, 7.
- [15] 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某华裔教授(工科)的书面访谈[Z]. 2010-08-10.
- [16] Anderson, MS, and Swazey, JP. Reflections on the graduate student experience: An overview.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01, 3-13.
- [17] [美]伯顿·克拉克.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18] Midwe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 Proceedings of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Avoiding Attrition. Chicago, Illinois. April 2-5, 2002: 8-9.
- [19] 阿特巴赫. 美国博士教育的现状与问题[J]. 教育研究, 2004, (6): 34-41.
- [20]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pecial report 1999: 56; Special report 2007-2008: 49-50.
- [21] Barbara. E. Lovitts.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parture from doctoral study. Row 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9.
- [22] [25] [26] David W. Breneman, Dean T. Jamison, Roy Radner, The Ph. D. Production Process. Education as an

Industry, 1976: F-52.

- [23] Barbara. E. Lovitts.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parture from doctoral study. Row 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9.
- [24] Bair, Carolyn Richert; Haworth, Jennifer Grant . Doctoral student attrition and persistence: a meta synthesis of research. ASHE Annual Meeting Paper. 1999.
- [29] Krista N. Haynes. Reasons for Doctoral Attriti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hia, the graduate school technical report, July 2008.
- [30] 马桂敏等. 研究生教育淘汰制问卷调查[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4, (1): 63-66.

A Study of the Doctoral Student Turnover Rate and Elimination System in the U. S.

SHEN Wen qin¹, ZHAO Shi ku², LIN Ya qiong³

(1.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3;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3.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re is a high student turnover rate in American doctoral education. A stringent elimination system is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is phenomenon even though the rate of elimination is far lower than the actual rate of loss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elimination system,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for the loss of students—inadequate financial assistance, institutional or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personal reasons, etc.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s over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programs,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 S. by adopting effective elimination and withdrawal systems for doctoral educatio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quality of doctoral programs, and eventually achieve a high quality in the nation's doctoral education.

Keywords: U. S.; doctoral student turnover rate; elimination system

欢迎订阅 欢迎投稿

《研究生教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联合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端学术期刊,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刊。

《研究生教育研究》办刊宗旨为: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反映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倡导先进的教育理念,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服务。

《研究生教育研究》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理论探索、改革与发展、招生与培养、导师论坛、教育评估、案例调查、管理创新、比较教育研究等。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电子投稿邮箱: yjsjy@ustc.edu.cn

订阅办法: 本刊为双月刊,大 16K 出版,96 页,每期定价 15 元,全年 90 元(含邮资),自办发行,凡需订阅的单位或个人可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部

邮编: 230026

联系人: 王伟 电话: 0551-3606664